



梦想,伟大现实的出发点

秦丹

一个不会做梦的民族,是一个缺乏激情的民族,也必然是一个与创新精神无缘的民族。

中国梦,是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梦想。这个百年梦想,前人已经努力,我们正在继续。回首百年中国史,心中有一个不息的信念:建一个富强文明的国家,与国家、民族同呼吸、共命运,没有国家富强、民族振兴,就没有人民幸福,更谈不上个人幸福。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中国梦的实现,令人心潮澎湃、豪情满怀。

不可否认,在一个社会的转型期,各种矛盾会不断

发生,阻碍着国人的住房梦、求学梦、健康和幸福梦。不能通过努力圆梦,人心因此沉沦,斗志因此下降。不公正、不公平,正在削弱一个社会的正气,使一个社会阳气不举,湿气凝结,仿佛“三高”前兆。一个没有梦想的社会,放弃了自我约束和向上的追求,会迅速地腐败和沉沦。由此,复兴之梦将中途受阻。

倡导中国梦,唱响中国梦,美丽梦想,在此刻成为伟大现实的出发点,点亮国人心中的灯,迎着梦想,我们再次出发。

中国梦,它是一个民族梦想,它也是一个国家的

发展目标。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综观国际国内大势,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我们要准确判断重要战略机遇期内涵和条件的变化,全面把握机遇,沉着应对挑战,赢得主动,赢得优势,赢得未来,确保到二〇二〇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宏伟目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在现阶段,就是全体中华儿女的梦想和期盼,也是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对全体人民的郑重承诺。

中国梦这个梦想,以及它可能代表的一个个具体目标,将凝聚和吸引着国人共同奋斗。在现阶段,我们的

社会出现了利益不同的各个群体,各个群体的思想认识也越来越多元化。但是,建立一个美好的社会,建立一个公平正义的国家,却是大家共同的心愿。以中国梦相号召,呼唤大家共同努力,这样的梦想,是有共同性和感召力的。

梦想因为实践的真理,而具有了非凡意义。梦想的实现,关键在实干。否则,梦想就会变成白日做梦。共产党人要敢做梦,接着地气做梦,做改善人民生活的梦。如果一个领导干部没有精神追求,私欲膨胀,“八项规定”一时也管不住他,到处都可

能是他酒色“战斗”的欢场。但是,一个能通过自己的努力和学习,心怀梦想,立志高远,带着人民圆梦的干部,尤其是基层干部,却可能常交群众朋友,主动接地气,知道了人民要什么,自己该做什么,才能带着大家实干,改变社会,改变自我的生活。因此,身在其位,立志很重要。无志,则似一堆烂泥,终究要被人民唾弃。

美丽梦想,因为伟大的实践,才会创造伟大的现实、建立不朽的功业。空谈误国,实干兴邦。真抓实干,实事求是,是共产党人倡导的优良作风。我们要向实现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奋进,实现百年复兴的中国梦想,就需要各行各业、条条线线都能努力一心,真抓实干。一个敢于梦想的人,必然是一个有激情的人。要用制度调动方方面面实干的激情,努力搭建大家敢干、能干的载体,通过考核褒奖实干作风,引导大家创新性地干、积极地干,干出实效、干出精气神来,铺一条通向美丽梦想的康庄大道。路的那一头,梦境成真,胜利在望。



大学里有几个妖怪?

朱绩崧



我活了34年,上周五第一次遭遇车祸。上班坐公交车,司机小弟太莽撞,黄灯未及刹车,一头撞上前面那辆奇瑞,于是“瑞”没了,就剩一半的“奇”。我惊魂未定跳下车,一边等出租,一边感叹年轻人实在荒废不得基本功。这基本功,于司机,就是刹车和油门;于大学生呢?

那个周五,是我教的这届英文系大四最后一堂专业课。讲完考试要求,时间还有多,作为学长,我勉强着倚老卖老,和他们谈了点人生感想。其中有一条,就是基本功要扎实,别跑到社会上,一边摇晃着名牌大学的金字招牌,一边写出让中学生都笑掉大牙的英文。

此话绝非危言耸听。前几年,也是这个时节,我有个挺老实的学生,工作没着落。正好有家高中招聘,问我有人无人选推荐,我就陪他面去了。那天,我和这所学校的英文老师们坐在一起听五位面试官当堂试讲,我的这个学生发挥得最差,糟糕到连“被动语态”都讲不清,人愣在黑板面前,糟糕到我只听周围嘀咕:“现在的大学毕业生啊,基本功真够呛。”我如坐针毡。所幸,最后还是录用了,校领导跟我说,不为别的,就因他是名牌大学毕业生。

越是名牌,越该要求高。这位学生很久不和我联系,不知如今有没有恶补完语法。而我抓能管的,只有没毕业的这批了。本周和某大学医学院的朋友碰头,他教外科,一日到教室,发现没来听课的学生超过一半,来听课的人里,还有三分之一趴着睡回笼觉。他干脆不忙

着讲课了,叫班长打电话,把没来的一个个叫来,把酣眠的一个个唤醒。“你们现在荒废基本功,将来手术台上手一抖,是要出人命!”他说,教书十多年,那天难得在课堂里发了一通火。

有人调侃说,现在高校是“苏(联)”学为体,“美(国)”学为用,科研之风刮得强劲,玄之又玄,与国民福祉有何助益哉,非庸才如我,所能窥见。但最不能脱离实践的学科,如医学,如外语,没有扎实的基本功底垫,冒进科研怕是风险不小。所以,学生前天告诉我,6月下旬,组织了毕业生走红毯的好莱坞式荣耀典礼,问我有无兴趣躬逢其盛,我第一反应却是问她:“这是大学,还是戏园?有这时间,多背几个单词,再看几页语法,最后夯实一下基本功,不好吗?”这位学生心里,对我一定很不屑,怪我大脑短路吧。

老的,旧的,未必总是不好的。昨天路过上海市第60中学门口,高考的横幅已经挂起。现在自主招生成了名校主流,曾经“万恶”的高考冷清不少,反而让许多人,也包括我,怀念起来。怀念的一个理由就是整体而言,高考还是最检验基本功的。你把教材吃透,点点俱到,满分150的卷子,拿110分左右,是有保障的。何况题目考后还要公之于众,接受全社会检验。主要考基本功,就不会天马行空,神龙摆尾,跟你玩云里雾里的,大作文题就不会考你《西游记》里有几个妖怪。

《西游记》里,几个妖怪,我还真不知。但你问我,大学里,有几个妖怪,我至少能答上一句:不太重视基本功,是一个妖怪。但愿这妖怪不要再成长了,否则社会烦恼多多。

“耳光”变形记

徐达内



电视比报纸杂志更需要“效果”,所以,尽管看上去不如文字传播那么容易断章取义、掐头去尾,但也有独门绝招,能够把新闻变得更像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电视剧。

以北京协和医院妇科肿瘤医生谭先杰为代表的一群医生护士,就是在为贵阳那位被停职的“扇耳光”护士打抱不平,认定是电视媒体故意加速播放病房监控视频才造成了粗暴动作的假象。

一开始,故事就是标准的患者维权情节。贵州电视台播出监控视频,显示一名女童躺在病床上,一名穿护士服装的女子数次用手扇该女童,并将其头部抱起,摔在枕头上。而后,再由女童父母在镜头前悲伤控诉:“为什么会用这么粗鲁动作去打她”。

变形主要从深圳电视台5月30日的接力报道开始。虽然也允许医生提供“因为她是全麻病人,全麻病人不能昏睡过去,昏睡过去容易窒息”的辩护理由,但女主播紧接着就反唇相讥:“按照这个说法,凡是全身麻醉的病人做手术之后,是不是都得被打一次呢?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买那些先进的医疗设备干什么呢?干脆全改人手治疗不就完了吗?”

适逢儿童节,这则视频新闻就此汇聚入保护孩子的呼声中。但也因为迅速扩散,具备治疗经验的医护人员开始警觉,在得到影像分析专业人士的技术帮助后,向以深圳电视台为代表的“媒体偏见”发动猛烈反击,不仅指控贵州电视台是用加速播放和重复播放的方式造成猛烈拍打、多次拍打的错觉,而且深圳电视台还故意“将医院监控配上恐怖片的音乐”。

最受诟病的是某电视台5月31日的报道方式:不仅是在解说词中以“耸人听闻”、“狠狠地扇这名患儿耳

光”来形容事态,编导更为护士拍打动作配上了响亮的“啪啪啪”耳光声,辅以“My god”的惊呼声作为气氛烘托。

的确,对一家地方电视台来说,要像医生们所要求的“派一个记者去贵阳实地采访”,恐怕是太奢侈了。中国各地电视媒体之间,确实是以互相拷贝加各自后期剪辑构成主要工作方式,所以,贵州电视台当初的报道内容就已经决定了同行跟进时的方向。只不过,在这种接力行动中,为了画面效果,冲突往往会越来越被放大、被变形。

网络传播更是以“重口味”为最高标准。在深圳电视台制片人还在以“这是民生新闻的一点特色”、“配乐并和无不妥,关键看情境”自辩时,更加“断章取义”的GIF动态图片已经被制作出来,毫不意外,就是截取加速播放、重复播放的那三次拍打。

传播链就是这样,长江后浪推前浪,跟进者常常会导致原始信息在接力中进一步变形,向更具有传播效应的那个概念自动靠近,在医患关系中就表现为“医生护士无良”。

所以,尽管仔细来说,贵州电视台、深圳电视台当初的报道因为引述了医生自辩,也都算得平衡,但传播过程中的变形亦非他们所能控制。在类似“女童遭护士连扇耳光一天后死亡”的跟进标题出现之后,没有时间和兴趣去了解事件全过程的民众,当然不会知道这个女童患有先天性心脏病,更不会知道确有“术后唤醒”这么一种医护手段。

当然,不少医护人员也都承认那位“扇耳光”护士的动作确实不符规范,有粗暴之嫌,贵州省卫生厅更是早在5月31日就已宣布处罚。但在另一面,由“术后唤醒”到“连扇耳光一天后死亡”的传播中,又何尝不是充满着粗暴?

以暴制暴,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吧。

“考过高富帅,战胜官二代”?

李泓冰



高考了,912万考生正在奋笔疾书,争取人生最重要的一次国家选择。

翻看报纸,浏览网络,没挑高考新闻看,我倒是仔细打量在媒体显要位置出现的政经科教各路成功人士,揣想他们的过去。如果,穿越回到他们18岁那一年,哦,当然被称作77、78级的,可以是回到20甚至30岁,总之是他们当年亲历的高考考场,其紧张、兴奋,对改变人生命运的渴望,绝不亚于今天的考生。

是谁在奋力支撑着今天的中国?我们极有把握的一点是,绝大多数都出自曾经的高考考场——那仿佛是优质钢出炉前的一次淬火。国家在通过几纸答卷,打量并选择过硬的人才。

所以,我们太能理解每逢高考,从考生家长到全社会那种如履薄冰、小心翼翼的心态了。

然而,事情正在醒目地发生变化。除了从国家层面用保送、自主招生等方式拓宽升学渠道外,个人选择放弃高考的人流也愈发汹涌。

高考前夕,有媒体的教育报道焦点不约而同探向留学领域。上海某所中学330个高三生中,仅有10多个高考裸考生,其余的近半出国留学,另一半则是保送或预录取、通过自招的。

这样的情形,在沿海,在北,上,广,正越来越司空见惯。在内地省份、中小城市以及广袤乡村出现临考誓师、万人送考等让人动容的场面时,沿海城市很多高三学生却高枕无忧。当然,弃考者都经过一次甚至多次的“异地高考”,远赴海外参加所谓“美国高考”,沪上一家媒体用新闻标题一语道破:中

国学生正在全世界择校。

于是,在城乡的两端,有两批成长环境迥异的孩子,在成规模地放弃高考。据测算,今年全国大约有100万应届生弃考,这个数字正以每年10万在攀升。更多的农村弃考者,是因为反正只能考上三所大学,学费高企,毕业后还找不到工作,干脆直接打工……

再过二三十年,我们肯定没有把握判断成功人士们都经过高考的淬火。

从选择弃考的城乡考生不同考量来看,阶层固化的藩篱正越树越高。农村考生挂在教室的口号,“只要学不死,就往死里学”,“考过高富帅,战胜官二代”,“没有高考,你拼得过富二代吗”……这样的耳提面命,全然没有了当年“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豪迈与自信,成了一种悲壮得近乎惨烈的自残。

现在的情形是,成功人士们把孩子送到国外留学,农村娃则源源不绝地加入进城打工的队伍。那么,决策层焦首煎心的新型城镇化由谁完成?

高考制度,曾经是让人放心的一道严峻而公平的门槛。多元化升学渠道原是好事儿,但是,如果绕开这道门坎的人太多,那门坎就有形同虚设之虞。让“往死里学”的孩子有光明大道,这是连唐太宗都看得明白的科举国策。

今年人们额手称庆的,是数千考生有资格异地高考了。其实,更要紧的,是在中国任何地方学习、考试的孩子,都有相差无几的教育环境和录取标准。老是盯着涌入大城市高考,弄不好会强化了不公平。毕竟,不管北上广的考场怎么向“异地”开放,相对全国百万考生来说,只会是极少数,那并不是公平。